

# 談甲骨文 (三)

## ——數字卦象問題——

饒宗頤

前文談龜卜，現在要談筮卦了。卜與筮是二件使用不同工具和占卜手續的事情。《尚書·洪範》說：「龜從筮從。」龜是通過辨體（觀察龜甲所表現的色澤）和審兆（經鑽鑿後顯示的裂紋）來斷定吉凶，筮則揲著布爻而成卦，由卦象來作判斷。

根據現時考古資料所獲得的知識看來，殷代是卜與筮二者兼用的，證明《洪範》所說不是無稽之談。

甲骨、金文中有一些記號，專用數字組成，常見的是六個數字，或三個，和易卦三爻再重卦而成六爻的情形很是符合。好些年前唐蘭把它看作字母，說是古代遺失了的一種文字。自從周原鳳雛村出土有下列幾個骨、甲上鐫刻的數字符號之後才確認這些是卦象。經過許多人的研究，一般都同意：這是易卦的一種用數字表示的記號。

器石	器	陶	骨	甲	屬類
七	六	五	四	三	數字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6 5 4 3 2 1	卦象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八二二八	釋文
隨縣磨石	苗圃北地	安陽殷墟	安陽殷墟	安陽殷墟	出土地點
三	四	四	四	四	屬期
《考古》一九六二	《鄭中宗廟》二上四	《考古》一九六二	《考古》一九六二	《中國考古學報》	資料出處
					備注

本表所列數字卦象，除苗圃北地磨石外，皆據張政烺先生《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四期第403—415頁。轉錄自鄭若葵《安陽苗圃北地新發現的殷代刻數石器及相關問題》，《文物》1986年第二期第47頁。

向來經典的記載，都說夏、殷、周三代有不同的筮卦體系。《周禮》言：「太卜掌三易，有連山、歸藏、周易」三者之異。殷墟甲骨出土以後，人們見到很多殷代的實物，紙上記錄的可信性被打折扣，引起不少不必要的推論，甚至有人還說易卦是模倣龜甲形象而造出來的。我則認為殷代的占卜方法是卜與筮並行。十年來新發現和新理解告訴我們許多事實，證明古書所說，還是可靠的！關於重卦的問題，自來有不同的說法，周原這類記號的出現，可以訂正舊說文王在「羸里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史記·周本紀》）的不足據。相傳伏羲都於陳，《元和郡縣志》陳州：「宛丘縣

有八卦台及壇，縣北一里，古伏羲氏始畫八卦於此。」這自然是民間傳說流傳下產生出來的古蹟。近年安徽含山縣長崗鄉凌家灘出土五千年前的玉片，其上具有八方圖形，有人推測它可能是遠古的洛書和八卦，我的看法有點不同，已見另文申論。但無論如何，八卦有很遙遠的來源，自是事實。

那些用數字表示的易卦，出現在可確認為殷代資料的文物計有陶器四件，石磨一件，卜骨四件、龜甲一件。（見附表）卜骨四件中有二件是倒寫；只有四個數目字的記號。下面將舉出有代表性的幾個易卦數字，加以討論。

### 1. 四盤磨文字：

八六六五八七 七八七六七六 曰隗  
七五七六六六 曰魁

有人解釋「曰隗」之義是指其氏族之若干代，其名曰隗若魁，有如銅器召卣上的，即謂召氏之若干代。（李孝定說）有人讀隗與魁（魁）是卦名或者是連山易上已失傳的名號。（張政烺說）事實都沒有明確的證據。

### 2. 殷墟苗圃北地所出磨石：

有趣的是苗圃北地80號墓所出隨葬磨石上的表卦數字，分刻在石的正面、背面和側面。

正面三卦 七六六六六七、七六八七六七、六六五七六八  
背面二卦 八一一一六六、八一一一六  
側面一卦 六六七六六八

在同一件磨石上，刻著三組數字，共六個卦象，用意何在？很耐人尋味。這塊磨石，據稱屬於廩辛庚丁時期，亦可能上至祖甲，目前所知是最早的殷代筮卦的遺物。

3. 特別出人意料的是1980年複查1973年小屯南地所出的遺物，發現刻有卦象的龜甲。這一龜甲上面的文句和數字，依照原物的排列記錄如下：

正中接近千里路

FF (習) 九六

腹甲左邊

貞吉 七七六七六六

腹甲右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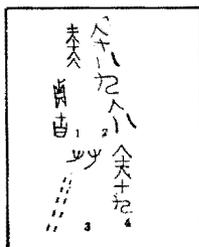
六七八九六八

左甲橋下邊



右甲橋相接處

六七一六七九



鳳雛村和張家坡出土的卜骨、卜甲  
1-4. 岐山鳳雛村甲組周初宮殿房基西廂房  
H11 卜甲摹本(7號、85號、177號、81號)  
5. 張家坡西周居住址卜骨(T 313: 2: 3)



殷墟苗圃北地80號墓  
隨葬磨石側面表卦數  
字；轉錄自《文物》1986  
年第二期第49頁圖二。

這件龜甲用長方形的「鑿」和近於方形的「鑽」，風格很近西周。最堪注意是中間刻「習九六」一句，這說明周易「用九」「用六」，把九來代表陽，六來代表陰，有它的來源。可能殷人用筮到了晚期特別將九六二個數字，加以突出。在這一龜甲上的卦象所用的數字，九和六兩個數字用得最多。

習字是指甚麼？沒有人加以說明。我認為這是「爻」字。唐寫本《玉篇殘卷》內：

爻部第二百八十，凡三字。

爻即是爻（見中華印本頁324）

敦煌鈔本《易三備》爻字作「爻」。證明契文的習必是爻字，可惜下文殘泐。漢碑又借肴爲爻，孔彪碑云：「易建八卦，揆肴繫辭。」（《隸釋》卷8）

《繫辭》云「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數字的奇、偶即表示剛柔的作用。皇甫謐《帝王世紀》說：「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其說雖後出，却近事實。在姜里時期的西伯，尚是殷屬國的周侯，他強調數字上九六之爻，這一龜甲上的刻辭，正可作極有力的佐證。在殷代所有表示易卦的數字中，只有一件用三個數，即《外編》（448）的𠄎（六六六），其他都是六爻成章。可見西伯不是開始重卦的人，而是應該如《周禮》所說：「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殷代的易卦，已是整套六十四卦，這是沒有疑問的。

張政烺曾經指出甲骨文中有二片是四個數目字：

①六七七六（倒寫在吉字之下，《甲骨合集》29074片）廩、康時物。

②八七六五（亦是倒寫，《小屯南地》上册4352片）

他引用上海博物館藏的銅器上有八八六八一個記號。張氏說以上是四爻的卦象，他用互體理論加以解釋。（見《文史》24）可惜材料太少，不易馬上得到具體的證據。

其他陶器上和周原所掘出的卦象數字，已有許多文章詳細討論，姑且從略。

從殷代所見表示卦象的數字的記錄看來，迄今爲止，還沒有發現一件記著周易的卦名，純粹是用數目字來表示卦象的。關於數字的運用與揲爻的方法還有待於我人的捫索，誠如政烺先生所說：「筮法不容易解決。」關於易學的原理一向知有象、數兩方面，這批資料對於「數」這一方面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爲人們想像不到的原始記錄，還有待我們去繼續探究，希望不斷有更新的東西出土可以撥開許多因未成熟而作出種種推測的雲霧。我現在所欲談的，暫止於此。